

“九百五十年前一轮弯弯的圆月近得就像贴在窗棂上。

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，

照在潘金莲十八岁的心上。

花样的年华矍眊地开在月光里……”

王真海 著

潘金莲

之花样年华

插图本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“九百五十年前一轮弯弯的圆月，
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，

照在潘金莲十八岁的心上。

花样的年华惨白地开在月光里……”

王真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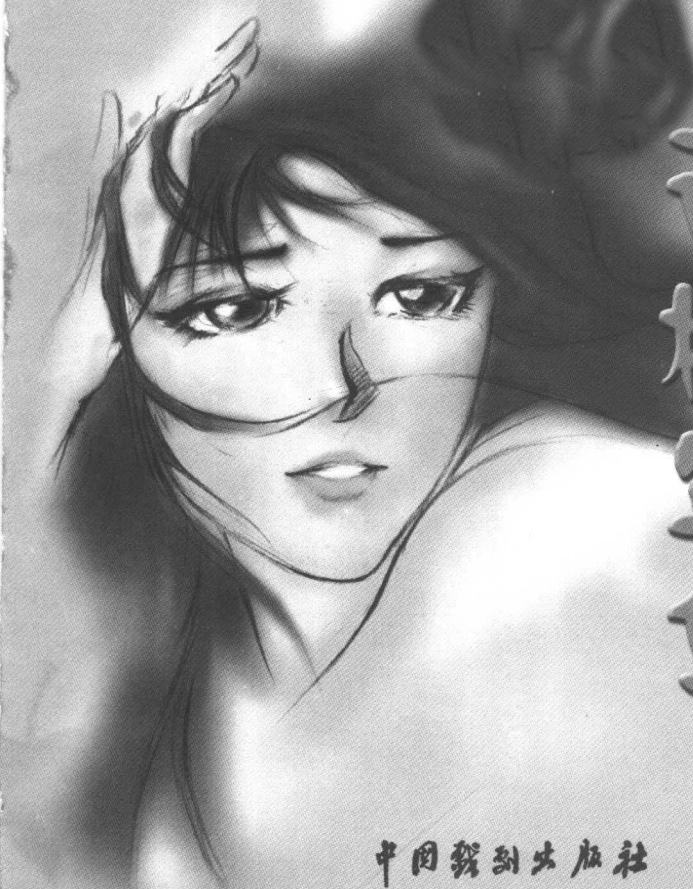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

之花样年华

插图本

I247.5
4291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金莲之花样年华 / 王真海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104-01680-5

I. 潘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8973 号

潘金莲之花样年华

王真海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廊坊人民印刷厂 印刷

100 千字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开本 7 印张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 000 册

ISBN 7-104-01680-5/I · 666 定价: 14.80 元

1

九百五十年前一轮弯弯的圆月近得就像贴在窗棂上。清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，照在潘金莲十八岁的心上。花样的年华惨白地开在月光里。

月亮在潘金莲如水的心里从没有圆的时候，即使是在这八月十五的中秋夜晚。

咳、咳、咳——

那厢，云少爷又开始咳起来。他一咳就停不下来，特别是今晚破例吃了半个月饼。潘金莲幽幽地叹了口气，披上外衣，进到里屋，来到云少爷床前，轻轻地为他捶背。

“云少爷，好点了吗？”

云少爷咳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是不知道你有肺病，不能吃糖的。”

云少爷总算缓过劲来：“今儿个老二从京师回来了，一家子团聚，我高兴。团聚嘛，哪能不吃月饼呢？”

“也是，难得见到你高兴的时候！”

云少爷握住潘金莲的手：“只是难为你了。”

潘金莲把手抽出来，又给云少爷捶背：“谁叫咱生来只是丫头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早点歇息。入秋天儿凉了，小心再伤了风！”

云少爷听话地躺下了。



九百五十年前一轮弯弯的圆月近得就像贴在窗棂上。清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，照在潘金莲十八岁的心上。花样的年华惨白地开在月光里。

潘金莲回到外间自己的小屋里，又开始对着弯弯的圆月发呆。

打从七岁上，潘金莲就卖进了潘府当丫头，跟主人家姓了潘。如今，家人在东在西是死是活一概不知。

刚到潘府时，潘金莲瘦得像禾柴棒。她先后当过扫地丫头、厨房杂工、洗衣丫头。还是一次云少爷看到她正在河边洗衣服，河水反射的太阳光在她娇小而秀丽的脸上荡漾，才起一时之念，把她收到身边做了丫鬟。

在潘府这几年，潘金莲逐渐出落得几分人才，难免也会引得清河县一些狂蜂浪蝶对她指手画足，但毕竟慑于潘家是当地大户，潘金莲还不至于受到什么骚扰。但府里的总管小厮们就难免混二混三，动手动脚了。好在云少爷对金莲甚是眷顾，才使得总管小厮们不敢太放肆。不过耳濡目染的都是些狂蜂浪蝶似的男人，使潘金莲打小就对男人又怕又恨。

自打十三岁上潘金莲就服侍着这位云少爷。

云少爷比金莲大着十岁，但由于自己自小带来的病，与外界接触甚少，朝夕相处中，竟然对金莲逐渐产生些许依赖。而金莲对这位云少爷也是心存感激，潘府上下，也就他把自己当个人看。对云少爷隐隐约约的依赖，金莲也细心地感觉到了，只可惜……

哎，还是别想这些吧。

潘金莲侧身睡去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还是对着月亮。

恍恍惚惚中，月亮对她微微一笑，竟有点像今天刚刚回来的哲少爷那略带不羁的脸。

潘金莲吓了一跳。

心用力地跳了一下。

入秋的阳光异样灿烂地照进潘府的深宅大院。

云少爷住的月桂轩园子中央的桂花树发出淡淡的幽香。潘金莲如月般白皙的脸上此刻也仿佛染上了朝阳的金黄。服侍云少爷吃完早点和中药，潘金莲赶紧收拾屋子。

云少爷在床上半躺着，笑吟吟地望着她忙来忙去的身子。

潘金莲：“云少爷，你先躺着，呆会儿我扶你赏桂去！”

“嗯。”

云少爷答应着，还是看着潘金莲。

每天早上看着金莲散发着青春为自己忙碌，云少爷觉得是一种满足，也有一种惆怅。

“大哥，起来了？”

屋外，一个年轻的声音裹着淡淡的桂花香涌进屋里来。

原来是潘家二少爷潘哲。

潘金莲一见，急急退让。

云少爷阻止她：“金莲，就在这里吧。我和老二只是说些闲话！”

潘金莲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侍立一旁。低着眉道了个万福：“哲少爷早！”

哲少爷仿佛这才发现潘金莲的存在：“金莲？三年不见，越发出落出人才了。”

潘金莲脸臊红得通红低下了头。

哲少爷却不再看她，转向云少爷：“大哥，今儿个天气好，咱哥儿俩到园子里赏桂去！”不由分说，哲少爷扶起云少爷就往院子里走。

金莲赶紧拿出一件苏绣夹袄给云少爷披上。

两人在桂花树下坐下，握着手说起话来。

“老二，三年不见，你还是不见长大。”

“大哥，京师那个什么翰墨书院把我可给闷死了！”

“爹让你到京师读书，也是为你的前程着想嘛。咱家世代为商，虽然撑起这个大户门面，但没有个做官的，到底是让人瞧不上眼呀！”

“那大哥你熟读圣贤，为何不叫你去，偏挑上我这个没有坐性的？！”

云少爷微微一笑：“如果我的身体能够将就，还用得着辛苦你吗？”

这时，金莲为这哥儿俩送来了桂花茶。先递给哲少爷。哲少爷一把接过来，大手在金莲温润的手背上抚过。金莲赶紧把手一缩，又端起另一杯茶，给云少爷。云少爷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。

侍完茶，金莲远远地侍立。

过一会儿，云少爷说：

“老二，你这三年在京师，爹和我也听说了不少荒唐事呀！”

“荒唐事？”

“爹送你到京师，是巴望你求得一纸半纸功名，好光宗耀祖。你却偏爱和那帮满口风花雪月的所谓文人雅士搅在一起，整天做诗做赋，于功名前途却无半点用心。”

“大哥——”

“做诗做赋也倒罢了，到底不离笔墨，可是你成天去招惹那些烟花女子又是何苦来！”

“大哥，又是爱嚼舌头的二舅爷递的话儿吧？”

“大家还不是为着你好。”

“大哥，连你也说这样的话！”

“好了，咱哥儿俩难得相聚，这几句话你慢慢琢磨吧……”

哥儿俩又攀谈起来。

潘金莲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谈论京师的趣闻，不时听到阵阵笑声。

阳光洒在三个人身上。

在潘金莲的记忆中，这位哲少爷最是放荡不羁。

哲少爷比金莲大两岁，却十分顽劣。

潘府只三位少爷，大少爷潘云为嫡出，性格沉静，于文章功名十分下功夫，熟读圣贤，知书达理。

可惜从小得了肺癆病，是无可指望了。

二少爷潘哲性格刚好相反，顽劣成性。一日没有片刻安宁，不是打烂花瓶，就是烧掉邻家晾在院子里的衣物。

读私塾，教师被他气跑了十八个。

稍微大一点，又和家里的丫头偷鸡摸狗，虚凤假凰。

哲少爷虽是庶出，但因为潘家只有这一个儿子还有点指望，所以倒受到阖府上下百般宠爱，顽劣之性自是愈演愈烈。

十七岁上，家里看看实在不像话，就把他送到京师翰墨书院。

原想京师师道尊严，再加上有开茶庄的二舅爷照应，自当收敛些。

如今看来，倒是更不如前了。

而三少爷潘备，今年才十一岁，根本就还是个孩子。请了个教师在家，也不见得能有个什么出息，只是在私塾有人管管

罢了。

自从这位哲少爷回来，沉寂已久的潘府又热闹起来。

哲少爷是最善在脂粉堆里打堆的，而潘府是清河县首富，家里大小丫鬟共有三十六个。他一回来阖府就闹得鸡飞狗跳。好在潘金莲这里有云少爷，哲少爷还不敢太放肆。潘金莲每每见到哲少爷，也正色以待，绝无半点轻佻的话出口。这倒使哲少爷对这个丫头另眼相看。

其实，有哪一个少女不怀春呢，更何况花样年华的潘金莲。

不过，在这深宅大院，爱情只是遥不可及的月光，仿佛就在身边，却难以把握。

对云少爷那若有若无的爱，潘金莲心存感激，却难以共鸣。毕竟由于云少爷身患肺病，早已丧失了男性功能，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男人。

至于哲少爷，虽然对自己眉眼传情，有意无意地制造亲密接触，不过是一只狼在虎视自己的猎物吧，对这个登徒浪子又能寄托什么呢？！

潘金莲花样的心里，也曾想象过自己的白马王子，却仿佛总想不真切。就像月亮，一忽儿是一张脸。

只是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丫鬟，会有自己的幸福吗？

2

这天下午，阳光很好。

金莲乘云少爷还在午睡，在园子里那棵桂花树下拣飘落的桂花，等以后晒干了，给云少爷做桂花茶。

虽然家里天南地北的好茶不少，但云少爷却偏爱金莲做的桂花茶。

葱白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拈起一颗颗小小的桂花，然后放进石凳上的香罗帕里。空气中氤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，金莲的情影在这股香气里，倒显得像是隔了一层雾气，恰似一幅江南写意的水墨画。

“哟，好香呀！”

原来是哲少爷进来了。

潘金莲弯着的身子赶紧站直了。

“哲少爷好！”

见哲少爷只是笑吟吟地望着自己，并不答话，潘金莲又说：“哲少爷，云少爷还没起身呢！”

哲少爷却答非所问：“这香气好醉人呀！”

“再过几天就要谢了。”

哲少爷随手拾起石凳上的香罗帕，凑在鼻子边嗅了嗅。

“也不知是花香还是人香了。”

“哲少爷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这世上哪有人香的！”

哲少爷一笑：“那是我的错觉了。”

哲少爷把香罗帕往金莲手上一递。

金莲伸手接过。

哲少爷就势抓住潘金莲的手。

潘金莲没想到哲少爷会这样，一时间倒怔住了。

哲少爷见潘金莲没抵抗，胆子突然大了些，索性再就势拥住了潘金莲的水蛇腰，把金莲贴在了桂花树上。

潘金莲用力撑住，低低地喊了声：“哲少爷！”

哲少爷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手，哪肯再放开，反而用力搂了搂。

两人的肌肤隔着衣服亲密地接触着。

哲少爷细细的呼吸撩着潘金莲的脸。

园子里氤氲的香气越来越浓，几乎使潘金莲有些迷醉。死死地蹬着地面的三寸金莲仿佛要松懈了。

“金莲，我喜欢你。”

这句话倒一下子就使潘金莲醒了过来，她用力推开了哲少爷。

“哲少爷，您是少爷，有自己的身份，请您尊重些！”

哲少爷有些懊恼：“金莲，我看得出你也不讨厌我，干吗拒人于千里？”

“哲少爷，我虽然是下人，也有我们做下人的本分。”

哲少爷还想说什么，突然从屋里传来云少爷的声音。

“金莲——”

“哎，就来。”

潘金莲答应着逃也似的进了屋。

屋里传来对话。

“金莲，你刚才和谁说话呢？”



这句话倒一下子就使潘金莲醒了过来，她用力推开了哲少爷。

“四姑娘房里的小翠，她前几日见我绣了一个花样，今儿找我借，想照样子绣一个。”

.....

哲少爷在园子里站了一会儿，觉得没趣，也转身悻悻地走了。

哲少爷永远都是一脸满不在乎的微笑。这次回到清河县，他就再没有打算回京师翰墨书院去。潘老爷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无奈只好把茶庄交给他去打点。怕他年轻，少不更事，又从家里抽出心腹管家李子昂帮他管理。

哲少爷本来是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有了这个得力的帮手，倒落得清闲，整天约了些斯文朋友，吟诗作对，喝花酒。除了到账房拿钱用，茶庄十天竟难得去上一天，日子倒也悠闲自得。

只是，月桂轩那一幅江南写意的水墨画却总叫他放不下。每每会无端地忆起桂花树下那一幕：金莲像一只受惊的小兽，躲躲闪闪，却又好像明明有所期待……

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轻易得到的，绝不会想到去珍惜；而得不到的东西，即使并不是自己期待的，也会激起一种占有欲。每次看到潘金莲小兽般躲躲闪闪的眼神，哲少爷的占有欲就多一分。哲少爷心里的占有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占有，而不是一个主子对丫鬟的占有；是用男性的魅力（哲少爷对自己的男性魅力向来很有自信），而不是用暴力、权势或金钱。

而潘金莲对哲少爷，觉得自己应该讨厌这样的登徒浪子，这种讨厌似乎在心里也事实存在。然而，偏偏哲少爷那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笑，却似淡淡的桂花香，让人不由得有一种不由

自主的恍惚甚至放纵。

有时，在回廊，或园子，或大厅里遇到哲少爷，潘金莲总是很远地躲到一旁，眼睛看着地上，月牙儿般秀气的三寸金莲微微的哆嗦。

等哲少爷走远，她又忍不住会偷偷地瞥上一两眼，虽然看不到那满不在乎的笑，却看到那人走路的背影可笑地左右摇晃着。

这倒使潘金莲想起自己刚到潘府不久，和大自己两岁的哲少爷在园子里打了一架。

那时，哲少爷比金莲还矮半个头，被金莲摔了个狗啃泥，他也是这样左右摇晃着哭哭啼啼地跑回三奶奶那里告状。为此，潘金莲还被打了个半死。

只是，现在的哲少爷是高大而俊朗了。

其实，哲少爷也未尝不知道潘金莲会在他的身后瞥他的背影，不过，他却从不回头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满不在乎，一方面他也想，如果自己回头，让潘金莲知道自己知道她在瞥他，那她以后就不会再望他的背影了。

一个少爷，一个丫鬟，就这样捉起迷藏来。

不过，潘金莲和哲少爷却不知道，他们的迷藏一直有一个热心的观众：五奶奶。

五奶奶进潘府，完全是潘老爷的一时心血来潮。

一次，潘老爷从状元巷过，从轿子里无意中看到了麻油铺里的这位麻油西施。因为没多少生意，她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面，两手托着脸天真地望着街上。由于光线不好而黑黑的麻油铺里，只有这张脸像白莲花似的盛开着。

第二天，潘老爷着媒婆前去说合，那边简直以为天上掉下

了馅饼。没多久，一乘小轿，五奶奶就过了门。

但是这位五奶奶却似乎不太会讨潘老爷的欢心，新婚之夜就大吵大闹。虽然后来安静了，到底还是个冷美人。潘老爷本来是图新鲜，见她这样，也没了兴致。虽是新娶，却也不见得是新欢。

过了一年多，潘老爷就娶了六奶奶。

潘老爷这五房奶奶中，二奶奶无所出，年又老，最不得潘老爷宠幸，她自己 also 看破红尘，把自己住的清风轩改为清风庵，供了观世音菩萨，整天吃斋念经，在家修行，百事不问；三奶奶生了一男两女：哲少爷、四姑娘、五姑娘，在府里有些跋扈，连太太都要让她三分；四奶奶生有一子一女：备少爷和七姑娘，虽然表面和蔼，却有些利用备少爷争宠；五奶奶出身小户人家，又不得老爷宠幸，阖府没几个人敬重她，偏又为人刻薄，所以更不得人缘；六奶奶是个戏子，虽然有些让人瞧不上眼，因老爷宠爱有加，大家倒无甚说得。

9

八月二十六，是潘老爷的五十大寿。

潘府早已灯笼高挂。

隔着几个园子，闹闹嚷嚷的人声和喜庆的吹奏乐还是清晰地传到月桂轩。

云少爷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本来老爷子吩咐早起不用请安。但因为是老爷子的五十大寿，云少爷还是挣扎着起身，换上件喜庆的衣服，叫潘金莲搀扶着过去。

潘老爷外厅里，早已围了一大溜子子孙孙，等老爷子起来，好请安：哲少爷、四姑娘、五姑娘、备少爷、七姑娘，当然还有潘老爷的五房姨太太：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、五奶奶、六奶奶。除嫡出的三姑娘嫁入清河县官宦世家高府外，其余都到齐了。

虽然只是商贾，但潘府的规矩倒跟官宦世家没什么两样。

伺候各位主子的丫鬟小厮都候在厅外，厅里只有老爷身边的两位丫鬟四喜和金钏在忙着伺候各位少爷、姑娘和奶奶。

潘金莲算是特例，允许随时在云少爷旁边。

房间里人虽多，却倒还安静。

云少爷不时地咳嗽就显得特别响亮。

五奶奶虽是进门有两年了，但人年轻，只比哲少爷大两岁，再加上只是榨油房出身，为人就难免尖刻而不知礼仪。她听到咳嗽，眉头微微一皱，随即挤出一笑：